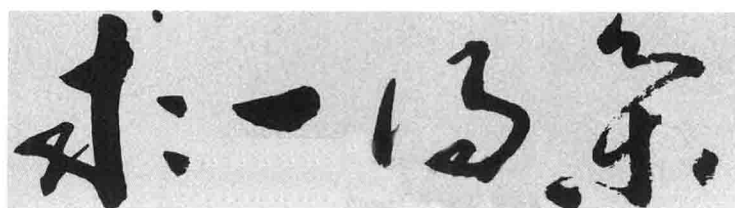


求一得乐

马国馨 编著



马国馨 编著

内 容 提 要

本文集收录了我国著名建筑大师、中国工程院马国馨院士有代表性的19篇文章,包括一些访谈类文字和发言或综述,这些文章不仅展示了马国馨院士主持和负责的多项国家和北京市的重点工程项目,如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首都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北京宛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等,也反映了马院士在建筑与城市,以及相关领域的一些观点和思考,从这些文章也能看出马院士的工作经历以及对我国建筑事业的发展做出的重大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

本书适用于建筑设计人员、科研人员以及建筑大中专院校师生学习借鉴,也适合一些建筑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求一得集 / 马国馨编著. — 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4.6

(中国工程院院士文集)

ISBN 978-7-5123-3772-2

I. ①求… II. ①马… III. ①建筑设计—文集 IV. ①TU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5400号

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站西街19号 100005 <http://www.cepp.sgcc.com.cn>

责任编辑: 梁 瑶 联系电话: 010-63412605

责任印制: 郭华清 责任校对: 朱丽芳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201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710mm×1000mm 1/16·17印张·283千字

定价: 68.00元

敬告读者

本书封底贴有防伪标签, 刮开涂层可查询真伪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版权专有 翻印必究



马国馨，1942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1959~1965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后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至今。现为院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1981~1983年间曾在日本丹下健三都市建筑设计研究所研修，1991年获清华大学工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务委员，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主要负责和主持的设计作品有北京国际俱乐部（1972），15号宾馆羽毛球馆和游泳馆（1973），北京前三门住宅规划设计（1976），毛主席纪念堂（1977），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1990），首都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1999），北京宛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2000）等。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北京市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全国优秀工程设计金奖（二项）、银奖（一项），建设部优秀设计一等奖（二项），北京市优秀工程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二项），国际体育休闲娱乐设施协会银奖（一项）等。

主要著作有：《丹下健三》（1989）、《日本建筑论稿》（1999）、《体育建筑论稿——从亚运到奥运》（2007）、《建筑求索论稿》（2009）、《礼士路札记》（2012）、《走马观城》（2013）。另著有《学步存稿》（2008）、《寻写真趣》（2009）、《学步续稿》（2010）、《清华学人剪影》（2011）、《寻写真趣2》（2011）、《建筑学人剪影》（2012）、《学步三稿》（2012）、《科技学人剪影》（2014）等。

1994年被授予设计大师称号，1997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此外曾获“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称号（1991），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1），全国先进工作者（1995），梁思成建筑奖（2002）等奖励。

《中国工程院院士文集》总序

二〇一二年暮秋，中国工程院开始组织并陆续出版《中国工程院院士文集》系列丛书。《中国工程院院士文集》收录了院士的传略、学术论著、中外论文及其目录、讲话文稿与科普作品等。其中，既有早年初涉工程科技领域的学术论文，亦有成为学科领军人物后，学术观点日趋成熟的思想硕果。卷卷《院士文集》在手，众多院士数十载辛勤耕耘的学术人生跃然纸上，透过严谨的工程科技论文，院士笑谈宏论的生动形象历历在目。

中国工程院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由院士组成，致力于促进工程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作为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军人物，院士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具有极高的学术造诣，为我国工程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中国工程院院士文集》既是院士们一生事业成果的凝练，也是他们高尚人格情操的写照。工程院出版史上能够留下这样丰富深刻的一笔，余有荣焉。

我向来以为，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们组织出版《院士文集》之意义，贵在“真、善、美”三字。他们脚踏实地，放眼未来，自朴实的工程技术升华至引领学术前沿的至高境界，此谓其“真”；他们热爱祖国，提携后进，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此谓其“善”；他们治学严谨，著作等身，求真务实，科学创新，此谓其“美”。《院士文集》集真、善、美于一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既有“居高声自远”之澹泊意蕴，又有“大济于苍生”之战略胸怀，斯人斯事，斯情斯志，令人阅后难忘。

读一本文集，犹如阅读一段院士的“攀登”高峰的人生。让我们翻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文集》，进入院士们的学术世界。愿后之览者，亦有感于斯文，体味院士们的学术历程。

徐匡迪

前言

在中国工程院成立20周年前，中国电力出版社与工程院学术与出版委员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组织出版相关专业的院士文集。为此，出版社向我发出了编写邀请函。在当下学术著作出版不是那么容易，出版后也不会有太大销路的情况下，我对出版社此举自然是十分感谢的。

此前，我曾陆续出版过一些与自己专业有关的书籍。1989年编写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丹下健三》，此后在单位的支持和鼓励下，在从事繁忙的设计工作的同时，陆续出版了自己的论文专集，尤其是退居二线后，有了较多的时间来整理和撰写一些文字，并先后结集。其中有《日本建筑论稿》（1999），《体育建筑论稿——从亚运到奥运》（2006），《建筑求索论稿》（2009），《礼士路札记》（2012），《走马观城》（2013）等。对中国电力出版社的热情邀请，我的反应是积极的。

这本集子中一共选编了19篇文稿，其中大部分是此前散见于出版物上的一些代表性论文，也有访谈类文字或发言或综述，虽然有的论文发表较早，但希望能大致反映自己在建筑和城市，以及相关领域的一些观点和思考，以及自己的工作经历。因容量有限，只选取了有限的文章。

我的主要工作是从事建筑设计，但本书中对于自己参与或负责的工程项目并未做重点介绍，正如文集中所谈：“建筑设计创作是个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集体创作行为”，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我自己只是做了自己应做的那一部分，所以应采取更为适合的表达方式来予以叙述，本书中不作为重点但采用了部分工程照片。现在这些论文都是自己独著的，编选进来好像更顺理成章。

对已专集出版过的论文我是极力想避免“炒冷饭”，不想一稿多用。但最后不得已还是列入了4篇已在别的文集中发表过的文章，在此一并说明。

访谈类文章有的是准备比较充分，有的是即兴发挥，所以有些提法可能不很严谨，特别是和矶崎新先生对谈的那篇，并未经矶崎先生审阅，而是网上的记录稿，我尽量将其整理得比较通顺，以求能基本反映原意。

城市和建筑从某种意义上讲都属于公共产品和公共艺术，主要是通过视觉为人们所理解和感受，因此具有很大的公共性。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便于理解，力争文字通俗易懂，

相应配发了插图和图注，也可增加阅读时的便利，其中绝大部分照片是作者自己拍摄的。

城市和建筑又是个极易引起争议和讨论的对象，见仁见智的观点始终存在，因此本集中的文字做为一家之言，也愿意更多地听取读者和大家的意见，以便一孔之见真正能够变成自己的“一得”。这也是本书取名为“求一得集”的初衷。

正如2006年的自撰“无题”诗中所写：

去日早比来日多，年华老大祈祥和。

雕虫琢句存独趣，议古论今求一得。

畅观静听问山水，笔点墨画寄弦歌。

境由心造常忘岁，不随仰俯自伐柯。

最后向本书在出版过程中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同志表示感谢。书法家关振铎内弟为本书题写了书名，也一并致谢。

编著者

目 录

《中国工程院院士文集》总序

前 言

从理想走向现实——访第二届梁思成建筑奖获得者马国馨 1

是建筑师，也是建筑学家——第二届“梁思成建筑奖”

获得者马国馨院士学术成就访谈 12

世纪之约——中国建筑大师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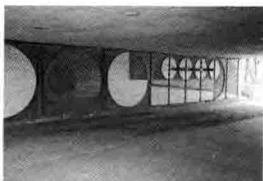
创造中国现代建筑文化是中国建筑师的责任 49

知识经济时代及加入 WTO 后的设计创新机制 59

环境杂谈 82

建筑师和艺术家共同创造美好的环境 92

文化视角与未来环境的创造——布正伟与马国馨对谈录 106



目 录

城市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115
城市与建筑——矶崎新与马国馨对话	121
研究和发展中国的城市化道路	135
由亚及奥看发展	143
节约型社会与大型体育赛事	156
和谐社会体育应惠及全民	172
枢纽机场的建设和竞争	185
“走自己的路”——记黑川纪章	213
建筑评论之我见	232
建筑学博士论坛的发言	236
后记 半世寻觅求一得	246



从理想走向现实

——访第二届梁思成建筑奖获得者马国馨

最近本刊记者专门采访了第二届梁思成建筑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马国馨，请他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记者（以下简称记）：首先祝贺您获得了第二届梁思成建筑奖……

马国馨（以下简称马）：谢谢。说真的，真是受之有愧，因为有好多建筑师做得比我好得多，成就也大得多。另外这也要归功于我长期工作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这不是客套话，因为37年来我一直在这儿工作，取得的每一点进步和设计院都是密不可分的……

记：您太谦虚了，这么多年了，您做的工程也不少。尤其是亚运工程、首都机场等都是很有影响的优秀作品。

马：说实话我做过的项目还真不多，不像许多建筑师，一拉单子就是几十项、上百项作品。除20世纪70年代时开始，我做国际俱乐部、15号宾馆、毛主席纪念堂等差不多都在一年或稍多一点时间完成的以外，亚运会工程和首都机场扩建工程时间都拖得挺长。亚运会工程从前期的可行性研究，试做方案到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完成是从1984年到1990年，整整7年时间。后来首都国际机场航站楼和停车楼的扩建，是从1993年到1999年，也是一个7年，虽然前后也曾穿插过一些别的方案和工程，但这几个工程还是占去了很多时间，一个人能有多少个六七年？时间就是那么快！

记：那是不是也有些遗憾？

马：当然，有机会谁不想多做一点，但人的精力有限，有得有失。我在当室主任、总建筑师时，给许多工程也出过主意，也指导过甚至还帮着画过图，但那是职务分内的事。我亲手做的工程虽然不多，但每个工程都是贯穿了工程的全过程，从前期、方案、施工图、现场施工直到竣工验收，那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体验。我挺爱画施工图，尤其是在各工种矛盾都解决之后，能够静下心来，把想象中的许多建筑处理的技术细节在图纸上亲手画出来时，真是一种特殊的享受，当然有些也显而易见要自己亲手画才放心，要事必躬亲。这些工程我都在现场经历了施工的全过程，能够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在现场处理解决许多棘手的难题，并向许多有经验的施工人员学习，这种实践当中的学习和增长的经验是什么课本上都学不到的，那种领悟很难说清楚，只觉得一生受用不尽。

记：记得有一位评论家在他的文章中谈起您时曾说：“他的设计任务差不多全是国家级的大工程。正是这些令人羡慕而又不那么容易弄的大工程一次次地考验了他、锻炼了他，玉成了他。他的岗位就在全中国实力最强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正是这个院中的一大批大匠名师……的成就和智慧的共同映照和滋养、支持，促进了他的健康和平安的成长。”也就是说，机遇和北京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是你成功的重要条件。

马：这就是我一开始所讲的，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是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单位，我在这儿工作也有37年了。院里有非常雄厚的实力和技术力量，有一大批全国知名的老专家、老建筑师、老工程师，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他们的关照和指点下一步步走过来的。像（20世纪）70年代做建外国际俱乐部时，我还不到30岁，这是我当建筑负责人的第一个大型的公共建筑，那时说大型，也就是一万多平方米，现在看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但那个时候算是大工程了。记得张镈、张开济二位老总都出过主意，工程进行当中，杨廷宝杨老还曾到现场来参观，杨老拿着个小本子问我外墙水刷石的配比。你想一个毛头小伙子面对着第一次见到建筑界的老前辈，真是受宠若惊。那时我好多事情都不懂，可工程主持人吴观张十分支持和放手，使我在工程的全过程里学了好多东西。记得为了了解木地板烫蜡的做法，我曾经光着膀子和工人师傅一起扛过大火盆。1976年毛主席纪念堂工程时，是全国各地的专家来参加方案设计，除了杨老以外，陈植老、洪青老、戴念慈等，我都是第一次见到，张锦秋那时也年轻得很呢！到（画）施工图时以北京院为主，还有北京工业（设计研究）院和清华（大学）的同志参加，院里抽调了4个室主任

来担任工程主持人和建筑负责人。除我以外，那三位徐荫培、方伯义和吴观张都十分有经验，在完成了基本施工图以后，我就在现场负责与工地上四五个施工单位的协调和洽商，代表施工单位来和我们打交道的就是后来当了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的万嗣铨。那时真觉得有学不完的东西。（图1、图2）



图1 北京国际俱乐部

记：像这种重点工程，也不是每个建筑师都能赶得上的。

马：当然这是一种难得的机遇，是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机遇，所以我一直认为建筑师的成长首先要有机遇和集体的支持，最后才是个人的努力。像亚运会的工程是我刚从日本学习回来后不久，院里就安



图2 北京毛主席纪念堂

排我参加了亚运会的可行性研究和以后主持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工作。按说当时院里在这方面很有经验的老同志多得很，真要论资排辈根本轮不上我，而且（我）又从来没有设计过这种类型的建筑，所以很有挑战性。但院里一批老专家，像刘开济、张德沛、吴观张等出任顾问，周治良在工程指挥部任副总指挥，都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许多打交道的事情院领导都替你办了。老同志的支持常常是在你拿不定主意，举棋不定的犹豫时刻给你点拨，使你下决心朝着一个方向努力下去，让你心里踏实多了。另外还有一批责任心强、敬业、经验丰富的同事和你一起合作。国奥中心三个比赛设施游泳馆、体育馆和体育场的主要负责人刘振秀、闵华瑛、单可民都是长期做体育建筑的老手，在工程完工后都陆续退休了，有这些老同志的支持（我）根本没有后顾之忧，少走好多弯路。

记：除了上面说的老专家、老同志，您自己是如何把握这些大型而又复杂的工程的？

马：因为承担的都是规模比较大、内容比较复杂的工程，设计组里都有几十人共同工作。我也想过自己主要该干什么事：第一件事是认定目标。那就是不管体育中心也好，航站楼也好或什么工程，在做之前先要心里有底——现在国际上最高水准是什么，国内已有工程的最高水准是什么。经过分析研究之后，我们从哪几方面要超过国内最高的水准，国外的成就哪些我们经过努力可以做到或超过，哪些还没办法做到。这样工作的目标就比较清楚，我一般没有惊世骇俗那种奢望，但希望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哪怕是一小步都好，建筑事业的进步需要积累。

其次就是组织工作，要把设计组里所有人的智慧都集中起来，形成合力。像这种大工程，绝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包打天下的，你没那么大能耐！要把大伙的好主意吸取过来，形成集体的智慧。刚才我说了，除了许多老同志的经验，年轻建筑师的新鲜想法同样有很大启发，像做亚运会工程时的郑风雷、费菁、张工、董笑岩、胡越、王兵，做航站楼时的王兵、陈晓民、吴凡，都在工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现在也都很有成就。

除此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协调，包括和业主的协调、施工单位的协调，尤其是设计组内各专业之间的协调，在这方面我并不拿手，所以常常顾此失彼、手忙脚乱，有力不从心之感，对有的专业特点也考虑很不够，给人家造成不少被动。在工作中的争论甚至是争吵是绝对避免不了的，也就是不打不相识。协调还包括工程总体效果的协调，手法、色调、处理都要成龙配套、避免各行其是。尤其在现场的时候，随着工程的进展，建筑的大框架都逐渐出来了，这时整体的空间效果，细部做法等都还可以进行一些微调，这种微调常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然做一些重点工程有时也受局限，那就是常常不敢用“险招”。有时想到一个好的创意，或别人有个好主意，可能做好了很“出彩”，但也容易引起异议，这时候就求稳怕乱、忍痛割爱了，可能也是胆子小了。

记：在好几个场合听您谈起过建筑师首先应该是个理想主义者的说法。您如何看待建筑师职业理想和现实的关系？

马：我想这大概是由建筑师本身的职业特点所决定的，建筑师是一个把技术和艺术相结合进行物质产品创造的职业。建筑师在接到一个工程时，根据他的美学观，价值观念对这个工程的未来有一个理想。当然这个理想一开始也不见得那么清晰，而是模模糊糊

糊的，随着设计的进展、思路的不断条理化而变得越来越清楚，从而最后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想法和构思，也就是物化或形象化的理想。但这个理想是否符合城市环境，是否符合业主要求，是否符合我国技术、经济、国情，都还要受到各方面的考验。所以随着工程的进展，理想主义者的理想中，现实的成分可能会越来越强，最后就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了。

但是他还是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其实你最初的理想也不全都是乌托邦，里面也有许多现实的成分。当前我们这种大创作环境下，影响工程的因素多得很，赶进度、没有钱、各方面的干涉。因为您是在花国家的钱，花业主的钱，是个服务性行业，所以建筑师在许多情况下也很无奈。亚运会工程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些自认为很得意的设计被砍掉了，有些材料选用我也很不满意，但竣工时一位领导同志对我说：“绝大部分都按你们的意图实现了，你也该满意了。”我也只好阿Q一下，求得心理上的“满足”。不然又有什么办法？

记：亚运会工程是您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作品，在这个项目中，哪些问题是您最关注的？

马：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工程中，我主要负责总体设计，各个个体项目都有专人负责。所以在设计中我主要着重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群体设计的总效果。国奥中心是在亚运会期间把第一期工程66公顷一次建成，像这样大的群体项目在当时也是很难得的。在功能上我们做到了全场的人车分流，机动车在外圈，或利用标高上的不同来实现这一目标，在国内这还是第一例。同时也实现了全场的无障碍环境，这在全国的体育建筑中也是比较早的，像坡道、残疾人席位、残疾人厕所……因为那时我们院正在编残疾人道路和设施的规范，向许多残疾人发出过问卷调查，那些来信我看过，许多残疾人因为我们设施上的问题无法参与许多活动的失望心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我想一定要在这儿实现一下（当然按现在的规范看又有许多不够了），这也是体现我们社会对这个弱势群体的关心。记得当时让胡越设计了一个台阶和坡道相结合的台阶，解决轮椅上台阶的问题，我找了一张在国外拍的照片做参考，但在设计和施工时都费了不少劲。这些都是使用功能上的事，在群体组合上，国奥中心位于中轴线向北延伸的起点上，就是土城向北的起点上，其位置相当于北京老中轴线起点处天坛的位置，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在群体布置上，由于有弧形的道路和建筑布置，形成了向心的组合，加上东西1100米长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轴线，但又不是简单的一轴到底，当中还有许多转折和变换，并把体育场作为其对景，然后在中心有一个月牙形的水面，这吸收了中国传统布局的许多手法，而又结合我们现在的观念和处理加以变化。我一直觉得国奥中心最理想的照片应该是一张全景的鸟瞰，但至今为止，比较好的还没看到过几张。每当在电视上看到国奥中心航拍的镜头，内心都会很激动。（图3）



图3 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另一个花费了好大精力的课题就是国奥中心的环境设计或景观设计。现在这已经是一个很热门的行业了，可那时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做一个贯通全局的设计还是很少的。像中心区的整个铺地纹样的设计从东到西1000米是一气呵成的，全都是互相关联对位的，体育场那儿是放射性的，游泳馆那儿是比较现代的手法，当我们站在地面上时只看到一个局部，但在空中看时就是一幅大的图案，可惜最后红色纹样的材料因为进度和造价用了掺红土子的水泥，结果质量和效果都打了不少折扣。又像这么大用地中，运动会期间肯定游人很多，为游人休息全做座凳造价上不允许（后来设计了一些水泥座凳），于是就设计了大量的Seat Wall（可坐人矮墙），也就是到处都是40公分高的矮墙或圆墩。这样游

客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休息的场所。另外，栏杆、扶手、通气筒、围栏、入口等小品部下了不少工夫。尤其是和雕塑家们合作，在全场布置了20多组雕塑，那真是一次愉快的合作。我为台湾雕塑家杨英风的“凤凌霄汉”，提供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和他一起选定了地点，效果十分理想。和展望、张德峰等雕塑家在东入口的列柱中布置了4组超现实主义的人像。现在这种手法在全国各地都可以见到了，可10年前一出来还是挺轰动的。还有和隋建国一起完成的建筑环境和雕塑结合的大型作品“源”，这种作品是根本无法在美术馆中展出的，有70米长、17米宽，只有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中才能展现其丰富的内涵。记得那时雕塑家钱绍武先生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把这组雕塑弄好（可惜业主方并不理解这一点，现在被改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我自己还在一些面积很大的混凝土墙面上，尝试用施工模板做成抽象图案的浅浮雕，并施以简单的色彩，效果也很有意思。那时真是动了好多脑筋。（图4~图6）



图4 奥体中心雕塑——凤凌霄汉



图5 奥体中心雕塑——猛汉斗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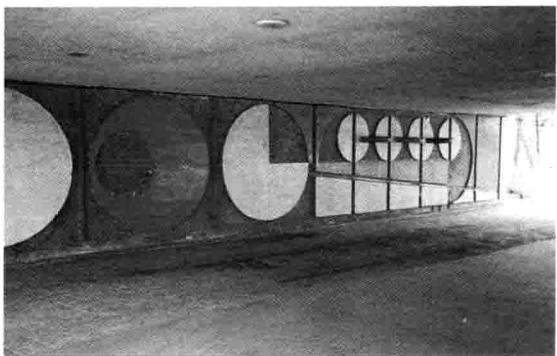


图6 奥体中心墙面装饰雕刻

记：也有人说从国奥中心那儿能看到东京代代木体育馆的影子，是不是和您在日本丹下健三那儿呆过有关系。

马：国奥中心完成以后不少人问过我这一问题。代代木利用地形的一些处理和巧妙手法的确给我很大的启发。至于外部造形，你要知道，正因为我在那儿学习过，所以从内心里是力图摆脱这种影响的。在做立面设计时也有过很多不同风格和造型的方案，但最后拍板选定了这一个方案，尤其是凹曲面的屋顶很容易让人有那样的联想，但我们还是做了许多努力，包括在群体关系、造型和细部色彩、绿化水面等方面，如果你仔细看还是可以发现是很不一样的。

记：后来到首都国际机场新航站楼设计时，您又是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马：首都机场航站楼和国奥中心又是完全不同了。机场的使用功能要求很复杂，解决人流、物流和信息流这些问题应该是第一位的。我一直有个看法，和机场上千公顷的用地、三四千米的跑道相比，航站楼的尺度实在是很小的，所以不少机场为了突出航站楼，脱离了使用要求，而做得十分高大，既浪费了空间也很徒劳。而且首都机场由于是扩建，受到许多现场条件的限制，旅客很难在较远的地方看到航站楼的全貌，当你从机场高速路桥下钻出来时，已经到了航站楼雨罩跟前了。在国外旅行也常常有这样的体验，像希斯罗机场、法兰克福机场等好多机场，到现在都记不得外形是什么样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创造一个舒适、温馨、便利的室内环境给予了更大的注意，不管你是进港还是出港，旅客在机场停留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室内，要是赶上航班延误，停留的时间还要长，这个室内环境给人的印象更深刻。

首先在空间尺度上，我们没有采取那种一览无余式的大空间，而是注重随空间使用功能和大小的不同，有高低和手法的变换，这样旅客会感到空间丰富，场景的不断变化避免单调。当然我们也是有意识地避免空间过分高大，一方面有现场高度限制的因素，另一方面从可持续发展，节约能源，利于运营的角度出发，高度要适当。首规委（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在审查方案时和民航总局的专家也多次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另外在这些不同尺度空间气氛的创造上，在这样庞大的航站楼内，我们特别注意了色调的统一和选择，虽然有的文章中含蓄地批评了我们的做法，认为颜色太素。但至今我还认为我们处理得还是有道理的。在这方面，航站楼的另一位主持人马丽（我大学同班同学）对建筑处理有女建筑师特有的敏感，如我们色彩的选定大都由她拍板。一般旅客乘机都有急躁不安的心理，所以我们以冷色调为主，而在出港和进港的流程上做了冷暖不同的地面做法。从实际使用看，候机楼里五光十色的旅客和广告，已经在色彩上很丰富了，建筑